

滿載著信神師生同工的祝福、家鄉父老鄉親的期待，及妻兒流淚的相送，七月底我再度踏上千山獨行的路，前往遙遠的北海進修。這次去的是一個極為陌生的國度，是傳說中北歐海盜維京人 (Viking) 的故鄉，挪威。不過維京海盜已經在此絕跡一千年，取而代之的是富而好禮、見義必為的百姓、社會。初到挪威的第一印象就是淨 (乾淨：沒垃圾、綠地很多)、靜 (安靜：行人汽車均不多)、進 (進步：什麼都 e 化)。

雖然在我入境前一週，挪威首都奧斯陸發生該國獨立以來最血腥的殺人事件。該國一位右翼極端份子，因不滿政府收容過多回教國家難民及移民，而炸毀國會、槍殺同胞，死傷達一百多人。但我發現，絕大多數的挪威人仍有著深度的包容力。我所就讀的這間學校就是一個正面的例子。

挪威宣教及神學研究院，位於挪威西南邊的史塔萬格 (Stavanger，是挪威的石油之都，面對汪洋北海)。但少有人知道挪威歷史最悠久的差會 (Norwegian Mission Society, 挪威宣教差會, since 1842) 總部就在此地，並且興辦了此校。學校雖然不大，全校師生大約 150 人，但確有極高的教育及學術水準，從學士至博士的課程，均被政府認可。我所攻讀的是即是該校新約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(PhD program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)。但事實上這個學校也擁有宣教的深度與眼界。一半的老師當過宣教士 (包括曾在信神任教的艾思博教授 [Dr. Knut Alfsvåg]，及曾在台灣宣教的史天嵐博士 [Dr. Gustav Steensland])，學生中 1/3 以上是外國學生。今年入學的新生中，就高達 20 個不同國籍，一時之間，好像是處在聯合國。

我也很詫異這個小城中，竟隱藏不少曾至台灣宣教的宣教士，其中兩位來機場接機，感謝他們帶我認識環境、迅速安頓。學校分配給我的宿舍，是在一棟有百年歷史木造房舍的頂層閣樓 (照片一)。裝潢很儉樸，就是一床、一櫃、一櫥、一燈、一桌、一椅。窗外綠草如蔭，窗裡臥薪嘗膽，這就是我未來兩年閉關苦練的地方。宿舍氣氛很像 40 年前的台北鐵路醫院，門窗很舊，地板走起來會唧唧叫。我彷彿來到當年路德修行的奧古斯丁修道院。

開學之後，我終於和指導教授 (Dr. Jostein Ådna，照片二) 見面了。我們素昧平生，如今卻要朝夕共處，但我一聽他的要求，就知是生死未卜。Dr. Ådna 雖是挪威人，卻是在德國系統受嚴謹的訓練。他講英文、德文就好像母語，看聖經原文和我看中文報紙一樣快。這學期要求我大量閱讀聖經原文的史料，並和他討論，下學期要閱讀方法論方面的書籍，並撰寫報告。論文的方向就按照我申請時的大綱，以羅馬書第八章為研究重心。他雖待人親切，但學術要求卻一點不含糊，今後我只有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了。

這裡的生活較難適應的，是雨天奇多、物價其貴、同學其冷。第一點，用天無三日晴來形容這裡極為貼切，很難想像緯度和西伯利亞一樣的地方，出門竟然需要帶雨具。第二點，挪威的國民平均所得全球排前三，這裡的高物價不是蓋的，一顆雞蛋要價台幣 20，害我連蛋殼都想吃下去。學校只供應週間午餐，所以幾乎三餐要自己料理。感謝臨行前一位姊妹送了我「大同電鍋」，使我可以盡量把時間放在圖書館，而不是生鮮超市。

關於第三點，不是說同學很蠢，而是指沒有人聽得懂我的冷笑話，對談極其無趣。譬如說大家彼此很好奇，有人問我：「What brings you here?」翻譯出來就是「什麼風把你吹來？」其實是問你為何來讀此校。我用英文回答「Telephone！」這種一語雙關，又有英文的高級火星智慧，他們聽了竟一頭霧水，毫無反應。我真的是打了很多電話，問了很多人才找到這間學校。

另外一個例子，是有人問起：「Is the PhD program very demanding?」（博士班課程很難嗎？）我就回答：「Yes, it is, but I bring a bear with me.」對方又一臉狐疑。我的意思是：雖然很難，但我有備而來。我真的帶了一隻玩具熊來。他的名字是「小黑」，胸前還有個白色的 V，是正宗台灣黑熊，每天都在宿舍陪我，代表我和家鄉緊緊相連。這種台灣小學生都能會心一笑的火星對話，在此地完全結凍了。

我把這種經歷告訴小兒明諒，他卻認為我在耍白癡。沒辦法，他太聰明了。我出國前兩天，他參加銘傳日語系的轉學考，放榜後是備取第八。報到那天，他被聖靈感動，前往現場。結果前面有八個人志願放棄，他就遞補成為孫山了。這個生活的突然大轉變，使他有點不能適應。不但要從台南長榮轉到北部讀書，還要降轉從大二開始唸。老大明謙暑假也報轉學考，他發現在嘉大夜部讀的動物系，不再是他的志向，真正有興趣的是日間部的特殊教育系。我離境那天放榜，他是正取最後一位，也要降轉從大二開始唸。我們家同時出了兩位孫山，我真想為他們放煙火、削蘋果！雖然明諒同屆的朋友都大學畢業了，跟明謙同屆的都研究所畢業又退伍了，但我相信人生走得踏實比走得快更重要！

事實上，家裡最辛苦的是老婆韻琳，全家有三個男生都在外讀書，都最少還要讀三年才能畢業，家裡還有三隻貓都心高氣傲、好吃懶作，還有協會的事工、募款、教學等。所以我們一定要給她最大的祝福和支持。她辦的活動、講座、網聚都要給她捧場。

支持她就是支持我們一家、支持信神、支持台灣！



照片一↑：最上面左邊半開的窗戶，就是我的寢室



照片二↑：中立者為指導教授Dr. Jostein Ådna，左邊是師兄John（馬達加斯加人）